



【卷上】

俯视人间的完美主义者

马丁·赛莫尔 - 史密斯在《欧洲小说五十讲》中说：“以下说法无可非议 福楼拜是 ‘ 当代小说的真正发明者 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最重要的技巧进步的源泉 ’ 。”我们可以把小说史分为 ‘ 后福楼拜 ’ 和 ‘ 前福楼拜 ’ 两个阶段 此后的作家因为他——具体说来，是他那纯客观的叙述方式——获得一个新的起点 拒绝由此出发 也就等于倒退。而我们再来读此前那些作品 觉得不很习惯 因为作家介入太多 这正是认同了他的眼光。福楼拜的影响首先来自于《包法利夫人》。虽然他所阐述的原则：“激情成不了诗。——你越是突出个人 你越是没有说服力。”（一八五二年七月六日致路易斯·科莱 在《情

感教育》中体现得更其彻底。然而走向‘激情’的反面 隐蔽个人 以所展现的生活本来面目取得最大“说服力”在福楼拜也只是一种表现而已。纯客观涉及写法问题 的确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他为何如此写法。

多年前我读《包法利夫人》 印象最深的是包法利夫妇之死。包法利夫人吞食砒霜 死得何等艰难 实在不堪折磨 包法利先生却无声无息地突然死掉了。二人下场是一样的，而又如此不同。我想这里一定特地有所安排。也就是说 在纯客观的表现后面 福楼拜对他们自有看法。小说写作期间 作家写信给路易斯·科莱说：“《包法利夫人》本应是我的一次很好的锻炼，今后却很可能逆反成灾难性的，因为我将会极端厌恶——这显示出我的意志薄弱和愚蠢——写庸俗环境的主题。正因为如此 这本书写起来才这么困难。为了想象我的人物并让他们说话，我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因为我对他们深恶痛绝。”（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包法利夫妇无疑在“深恶痛绝”之列。也许包法利先生这样死 因为他无关紧要 包法利夫人这样死，因为她罪孽深重。

当然福楼拜绝不是道德家。他不在社会层面，而在社会层面之上去看待这一切。包法利夫人的罪是不甘平庸；包法利先生也有罪，他的罪是平庸。但是在平庸与不甘平庸之外，作家并不提供别种选择。他并非要在‘环境’中划出‘庸俗’的一块 表示深恶痛绝 在他看来，一切环境都是庸俗的。包法利夫妇活得毫无意义 始终如此 即便死也不能赋予意义。包法利夫人死得艰难，只是她一生艰难的组成部分而已，她无

法轻易获得解脱。同样，包法利先生也无法享受死可能给他带来的引人注目。——听说福楼拜有“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语，似乎足以动摇以上说法。然而据雷纳·韦勒克著《近代文学批评史》记载，此乃后人假托。即便福楼拜真的讲过，大概也只能从深入体验角色即前引信中所说“我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来理解。他对于包法利夫人毫无同情，就像对小说中其他人物一样。前引信中还说：“我感觉荷马、拉伯雷、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歌德似乎显得冷酷无情。”在这一点上他认同他们。

福楼拜不止一次表示过类似意见：小说家应该像上帝那样创造而不议论。这固然可以解释何以采用上述写法，但也提示我们，作家的立场与众不同。他以一副类似上帝的眼光俯视芸芸众生。在《包法利夫人》里我们看到这副眼光，在以后的《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里同样处处看到。前引信中还说：“依我之见，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困难之处——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因此一切杰作都具有这个性质。它们看上去很客观，但却颇费琢磨。”福楼拜的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是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情感的，至少他自己希望如此。其间的差别在于停留表面抑或深入本质。福楼拜之所以超越于所处年代而又影响了后来世纪，关键即在于此。所谓“上帝的眼光”也就是从本质出发的理性的观察方法和认识方法。

不过纵观福楼拜所有作品，以上所说仍不足以概括他的

全部。亨利·詹姆斯在《居斯塔夫·福楼拜》中说：“从才智方面来看，他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即对现象的感觉和对浪漫的事物的感觉。而他的作品，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就是如此干净利落、生动鲜明地划分成为这样两个部分的。……这二元性以它明确的作用把《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放在这一边，而把《萨朗波》和《圣安东尼的诱惑》放在另一边。”所论至为透彻，但须补充一点：上述两组小说，他是交替写作的。福楼拜所深恶痛绝的东西，令他无法长久忍受。他要用“对浪漫的事物的感觉”来调剂一下“对现象的感觉”。虽然就感觉能力而言，两者都敏锐饱满。完成了《包法利夫人》，他要在《萨朗波》里透一口气，这样才能回到《情感教育》。然后又要去写《圣安东尼的诱惑》。福楼拜所面对的世界，比我们的现实世界要大得多。

作家说：“《包法利夫人》的好处在于，它必将成为我的一次艰苦的智力锻炼。我该进行真正的创作，这是很罕见的。但我会扳回分数。但愿我能按我内心的愿望找到一个主题，那时我会走得很远。”（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致路易斯·科莱）所指就是取材于历史传说的《萨朗波》。相对于《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黯淡无光的现代生活描绘，《萨朗波》是一部浓墨重彩之作。虽然沿袭了《包法利夫人》纯客观的写法——这也就是作家所说“它必将成为我的一次艰苦的智力锻炼”的意义所在，而且照样写得辛苦，却给人得其所哉之感。与此类似的是《圣安东尼的诱惑》。

亨利·詹姆斯所说福楼拜的两个部分，其间距离甚远，即

便同归一类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萨朗波》和《圣安东尼的诱惑》也有很大差别。只有短篇小说集《三故事》，把自己一生的创作浓缩其中。一位作家的作品，我们读得多了，基本明白他的路数。当然有的宽些，有的窄些，但是题材，主题，构思，写法，乃至所塑造的人物类型等等，总归有个方向。说是突破自己，也有一定限度。这番话不大适用于福楼拜。他不愿意重复自己，在一个方向上达到极致，就掉头转到另一方向。上述四部长篇小说，加上未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分别在五个遥遥相对的顶点展现着他。他的作品虽少，但是天地极大。向来有种说法，福楼拜较之巴尔扎克，完美过之，广大有所不及；其实未必如此。巴尔扎克广大在作品之中，福楼拜广大在作品之间。

马丁·赛莫尔－史密斯说：“虽然也可将《包法利夫人》看做一部悲剧，这样看更有意义，但是它只是一部悲观主义的小说。”同为不幸结局，后者绝无崇高之感，只是微不足道罢了。作家曾说：“我认为，我们能对人类进步做一切或什么都不做，这绝对是一回事。”（一八四六年八月六或七日致路易斯·科莱）这话可以形容《包法利夫人》，而形容《情感教育》就更恰当。米歇尔·莱蒙著《法国现代小说史》说：“在《包法利夫人》中，浪漫主义情调受到了嘲弄，但在《情感教育》中却并未出现浪漫主义情调。由于缺少这种情调，这部小说反而获得了力量，它能够使人感到这一切是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然而在现实中却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只是生活在进展。”回到福楼拜的话，“我们”具体说来就是包法利夫人和弗雷德里克·莫罗

等而‘人类进步’则是他们所苦苦追求的东西。《情感教育》结尾 年华老去的弗雷德里克与其伙伴戴洛里耶一起慨叹，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只是十五岁时没有成功的一次寻花问柳，而那是整个情感历程开始之前的事儿，此后他们命定要没有意义地度过没有意义的一生。相比之下，惟一有意义的是时间 人物—— 无论弗雷德里克也好 他所爱恋的阿尔努夫人也好，处处与他性格形成对比的戴洛里耶也好——在时间中白白丧失了自己的一切。正如米歇尔·莱蒙所说：“就他（指弗雷德里克）的境况而言，在生活中的失败也许还不是最可悲的事 最可悲的乃是他几乎再也不能尝到这种失败的滋味。”这个结局其实无异于包法利夫人以及包法利先生的死。福楼拜的‘上帝的眼光’需要一个结局 或者说 这一眼光正是从结局注视着人物为一己愿望所驱动 却难逃失败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讲，《布瓦尔和佩库歇》未能写完 福楼拜死不瞑目。这部小说构思写法与《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大相径庭 从作家的立场考虑却是顺理成章的。“上帝的眼光”最终——也是在最高意义上—— 需要一个包容人类与世界的题材。所以他说：“有时 想到这本书意义无穷 自己都为之出神。”（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致卡罗琳）《包法利夫人》中曾经描写包法利先生研究治疗跷脚手术，白白断送了患者的一条腿；《情感教育》里则有一位志向屡屡变更的画家佩勒兰 他们都是那两个誊写员的先驱。布瓦尔和佩库歇一门接一门地研究学问 农业、园艺、果木、化学、解剖、生理、医学、天文、博物、地质、考古、历史、文学、戏剧、语言、政治、体育、通灵术、催眠术、

哲学、宗教、神学、骨相学、教育、社会学……然而一事无成。“他们总是那么热情洋溢 可总是面临越来越深的敌意和困惑不解。”(西利尔·康诺利《现代主义运动》)小说因福楼拜突然辞世而中断 使人觉得此种徒劳无益之举 似乎无尽无休。这当然不是作家的本意。根据他留下的提纲,二人对此感到厌倦,于是重操旧业 誊写了一册“固有概念词典”。作家曾经说:“要从全书才能看出意义来。”(一八七七年十月五日致左拉)正如弗雷德里克与戴洛里耶那样,布瓦尔和佩库歇最终也要退回起点。在此过程中 他们也要丧失一切。

这是一部关于愚蠢与无知的百科全书。福楼拜称布瓦尔和佩库歇为“两个老好人”他们是漫游于人类文明领域的堂吉诃德 探寻行为与所探寻的对象同样毫无意义。《布瓦尔和佩库歇》又是一部“悲观主义小说”而且对福楼拜来说 诚为这一方向的集大成之作。虽然被米歇尔·莱蒙看做“小说之外的作品”,——大概因为其中人物和场景的安排 已经不再依循诸如性格和因果关系之类自身规律,而完全服从于主题的需要,然而按照福楼拜所说要“引起思索”而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这么构思并不出人意料。这是一部“观念小说”。出人意料的是如此包罗万象的构思居然能够付诸实现。作家自己说:“得是疯子 而且要有三倍的疯癫,才会去写这样一本书。”(一八七二年八月十八日致罗婕夫人为做准备 他曾阅读不同学科的一千五百种著作。亨利·特罗亚在《不朽作家福楼拜》中讲 遗稿于作者身后面世“,拜读之下 死者的友人甚感惶惑 但俱称是大师的绝响”。这回

《福楼拜小说全集》中译本出版 我们得以首次读到《布瓦尔和佩库歇》 震惊之感一如特罗亚的描述 虽然其间已经隔了一百二十多年。这是一部令人无法企及的书。它给我们前述议论提供了一个向度 不愿重复自己的福楼拜 想走多远就走多远—— 除非死神降临 打断这一历程。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一日

【附】关于福楼拜的通信

—

霁生：

《包法利夫人》里有个暗恋包法利夫人的小伙计玉斯坦，她死后“，松树中间 有一个男孩子 跪在坟头哭泣。他在黑暗里 胸脯一起一伏 抽抽搭搭 上气不接下气 难过的什么似的 比月光还柔 比夜色还深。我觉得他好像《情感教育》里弗雷德里克的雏形。是不是呢？

止庵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日

二

止庵：

《情感教育》一开头 弗雷德里克遇到阿尔努夫人：“他从

没见过像她那样光亮的褐色皮肤，那样诱人的身材和能透过阳光的纤纤玉指。他十分惊讶地端详着她的针线筐，仿佛在看一件新奇的东西。她姓什么，住在哪里，生活得怎样，有过什么经历？他希望知道她卧室里有什么家具，她都穿哪些衣裙，和什么人交往。他有一种更深层的欲望，一种永不满足的、折磨人的好奇心，肉体占有的欲望反而消失了。”这的确很像是把《包法利夫人》里玉斯坦的心思补写充分，不过现在弗雷德里克成了主角，他与阿尔努夫人的关系也成了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了。

然而这一关系的结局，竟是如此不堪。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她已经老了；为了向她掩饰这份失望，他“开始向她倾吐绵绵情意”。继而写道：“她不胜欣喜地接受对一个女人的这番爱慕之情，她已经不是这个女人了。弗雷德里克被自己的话陶醉了，竟然相信了这些话。”多年一段情意，至此归于虚无，正如小说所说：“于是一切都结束了。”至于阿尔努夫人剪下一缕头发给他留作纪念，不啻是一厢情愿，属于作家所惯用的讽刺笔调了。

从玉斯坦到弗雷德里克，大概要算福楼拜笔下惟一真正的爱情。玉斯坦是藏在心里，所以不失纯洁，弗雷德里克将其付诸现实，结果变得和罗道耳弗或赖昂与包法利夫人的关系一样庸俗虚伪了。也就是说，现实湮埋了爱情，弗雷德里克断送了玉斯坦。这里同样体现了福楼拜那副“上帝的眼光”。

霁生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四日

雾生：

实际上福楼拜笔下的情爱历程，依然延续在《布瓦尔和佩库歇》里。小说第七章写布瓦尔向波尔丹太太求婚 而佩库歇追求小保姆梅丽。结果均告失败：波尔丹太太愿意结婚，是因为看上了他们的田产；梅丽则害得佩库歇染上梅毒。他们又退回原地“再也不要女人了。”与玉斯坦更有对应关系的是佩库歇，因为他是第一次爱一个人。回过头去看《包法利夫人》这个结局真太是‘福楼拜式’的了。

不过在此之前，一定要经过《情感教育》里弗雷德里克与阿尔努夫人的一幕爱情悲剧。待到“一切都结束了”接下去就是佩库歇和梅丽的故事了。

《布瓦尔和佩库歇》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使我回想起《情感教育》中的弗雷德里克与戴洛里耶。《布瓦尔和佩库歇》写道：“正是他们想得到女人的欲望使他俩暂时中断了友谊。他们感到好不后悔。”这很像《情感教育》最后一节所说：“他们再次言归于好了 他们的天性注定两人永远相聚相爱。”

布瓦尔和佩库歇是合作伙伴 但是性格有别 其实也算得上“殊途同归”。按照李健吾的说法“在这种种表面的不同（按指布、佩二人性格而言）之下 却是一个通常的人性 或者老实说 资产阶级的底子。”这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弗雷德里克和戴洛里耶。布瓦尔和佩库歇 弗雷德里克和戴洛里耶 性格

上都是互补的；这使得我们不能把人生的失败归咎于某种性格 而是大家无不如此。

止庵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五日

* 《福楼拜小说全集》 共三册 李健吾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出版。

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叙事学

“你想 这种奇案 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

——《老残游记》第十八回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我们知道是阿瑟·柯南道尔的作品，但书里却说出自另外一人之手，即华生医生。他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助手、观察者和所破案件的记录者，——按照他的说法，是从大量记录中选取一些整理发表出来。其中最早的《血字的研究》的第一部直接题为“原陆军军医部医学博士约翰·H·华生回忆录”。所有这些故事，除了四个——《他的最后致意》和《王冠宝石奇案》系用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而前者严格说来并非侦探小说；《变白的士兵奇案》和《狮鬃毛奇案》则是福尔摩斯自己‘写’的——之外，华生都是‘作者’。所以这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改个名字叫做‘华生全

集”亦无不可。

凡此种种，当然只是柯南道尔的一种写作技巧。就侦探小说而言，这并不是由他首创；此方面的鼻祖爱伦·坡所作《莫格街谋杀案》、《玛丽·罗热疑案》等即是类似写法。柯南道尔的特点在于把这法子一用再用。按照华生的说法：“歇洛克·福尔摩斯频繁的业务活动达二十三年，其中十七年我被允许和他一起合作并记录办案经过。”（《戴面纱的房客奇案》）这就有点不同寻常。在我看来，福尔摩斯所以特具魅力，除了柯南道尔“能讲好一个故事”（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外也与此不无关系。

福尔摩斯是个神探如其本人所说：“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个人像我一样，在刑侦方面做过这样深入的研究呢，而更不会有我这么高的天赋。”（《血字的研究》）这不仅为华生听在耳里，也看在眼里，记在笔下。华生是福尔摩斯的助手、观察者和“传记作家”——在《变白的士兵奇案》中福尔摩斯正是这么称呼他的。然而就第一点而言，虽然二人“一起合作”，华生往往参与破案始末，但他真正所起作用却十分有限。华生也坦承自己与福尔摩斯之间存在智力差异：“我深信我并不比别人愚钝，但在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交往中，我老是因为自己笨拙而深感压抑。这两天的事情，他听到的我都听到了，他看到的我也都看到了，但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不仅清楚地看到了所发生的事，而且还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而我仍然感到此事是莫名其妙和荒唐可笑的。”（《红发会》）在小说中这一想法一再得以证实，几乎涉

及每个细节。

此种扬此抑彼的对照关系，不算多么不得了的写法；但在柯南道尔笔下，华生不仅仅是为了充当对照而存在——所有这些都为他所观察，所记述。只要华生目光所及 笔触所至 柯南道尔就已经设下埋伏 等着读者对华生的感受给予认同。而我们真的如其所愿。如果华生只是笨头笨脑的参与者，或只是赞叹不已的记述者，都很难产生这种效果。必须同时身兼两样儿才行。正如哈里·布拉迈尔斯在《英国文学简史》中所说：“一种肃然起敬的情绪使我们与这位伟大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由于我们和华生医生一起聆听他的肺腑之言 我们又感到受了优待。”我们如同华生，觉得福尔摩斯处处才智超人；华生与福尔摩斯的智力差异，也就潜移默化地成了我们与福尔摩斯的智力差异。

说来观察者和记述者华生先要具有某种魅力，被观察者和被记述者福尔摩斯对我们才有魅力可言。而前一点往往隐而不彰。我们所以能够认同华生，因为相对于超人福尔摩斯 他只是常人而已 和我们大家一样。所谓“笨拙”，亦即忠厚老实；犯罪与破案都非常人所为，我们意想不到正属当然；而大家所以爱看此类故事，也是出乎这一缘故。华生是替我们普通人去参与，观察和记述福尔摩斯的探案经过。

在小说中华生虽然景仰福尔摩斯 却也指出他知识方面多有局限 只是于其破案无甚妨碍罢了 福尔摩斯的个性和

生活习惯 华生并非一概接受。这些有助于我们认同于他。而福尔摩斯因此显得更为真实生动。其实华生不仅不完全赞同福尔摩斯，甚至有所不满：“和他在贝克街同住的那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在我的朋友那冷静和说教式的态度里隐藏着极大的虚荣。”（《四签名》）以后他还说过：“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在我的朋友怪癖的性格因素中有很强的自我中心癖并对此颇为反感。”（《铜山毛榉案》）对于同样始终在福尔摩斯面前为“自己笨拙而深感压抑”的我们来说，偶尔这么反抗一下，倒也不差。

福尔摩斯有一次坦率地谈到与华生的关系：“我之所以要在各种微不足道的调查中不厌其烦地加上一个同伴，并不是出于感情或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华生有他自己的特点，可是由于谦虚以及对我工作的过高评价，这些特点他并没有给予更多注意。一个可以预见你的结论以及行动进程的同伴是很危险的，而一个每一步发展都会使他惊讶不已以及未来对他总是遥不可及的人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变白的士兵奇案》）这使人感到，华生有上述念头，正是理所当然。然而这也只能归于福尔摩斯确实存在的智力优势。——说句老实话，华生与他“一起合作”多少带点儿受虐快感，我们爱读《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类作品，恐怕也不无此种意识。对此无须大惊小怪。

柯南道尔曾一度无心继续写作侦探故事，遂以《最后一案》安排福尔摩斯死去，迫于读者压力，又在《空屋奇案》中让他复活。其间华生有番感慨：“可以想象，我和歇洛克·福尔摩